行动纲要

2015 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3月19日，27岁的法尔昆达·马利克扎达（Farkhunda Malikzada）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市开始了普通的一天。这个城市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而且仍然处在塔利班恐怖袭击的不断威胁之下。尽管如此，法尔昆达的家人说，她仍然过着幸福和乐观的生活。她是一位教师助理，同时学习伊斯兰法。她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梦想着结婚生子，或许会成为一名法官。

3月19日，法尔昆达的梦想悲惨地结束了。她被诬告焚烧了《古兰经》，这一指控导致她被野蛮无辜地打死。那天，在她下班回家的路上，法尔昆达在喀布尔市中心的双剑国王清真寺（the Shah-e Du Shamshira Shrine）停了一下。她做了祷告，然后和清真寺的管理员扎努丁说起在清真寺里卖吊坠的事，她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然后两个人的谈话升级成争吵，那个管理员指责她是美国人的工具，烧了一本《古兰经》，亵渎了真主。

人们很快聚集过来听着这种煽动性的指控。在许多伊斯兰国家，焚烧《古兰经》被视为一种亵渎，是一种严重的宗教冒犯行为。

法尔昆达否认这些指控，并试图保护自己不被越来越激动的暴民所伤害。没过多久，人群中有人鼓动暴民自行主持“正义”杀死她。人们开始打法尔昆达，扯她的衣服。附近的一些警察试图干预，但是还是放弃了，眼看着人群折磨并打死了这个受害者。法尔昆达被人用棍棒和板子殴打、用脚踢、用一辆汽车碾过，然后她被拖走，扔进一个干涸的河床，用石头砸，最后在旁观者录下视频，在警察眼睁睁看着每一个野蛮行动的情况下，将她点燃。根据医学检查人员的说法，法尔昆达在受到攻击期间的某个时间死于折磨和痛苦，但是人群继续虐待她毫无生命的尸体。

尽管法尔昆达被杀一事表明了在一个非常保守的伊斯兰社会里遭到亵渎的诬告可能带来的恐怖，事后发生的事显示改变是有可能的。加尼总统立即谴责了这次袭击，并下令进行调查。袭击的发生立即在阿富汗国内引发了以公民社会和妇女团体为首的人们的愤慨。阿富汗妇女为法尔昆达举行了一次在这个国家文化中前所未有的送葬仪式。她们将法尔昆达的遗体抬到墓地，以抗议她被杀害。这次送葬得到广泛的报道。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参加了葬礼。内政部刑事调查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众人说，法尔昆达是无辜的。几个在开始时支

持打死法尔昆达的阿富汗政府官员和宗教领导人被调离关键岗位，至少有一个人被解雇。

鉴于公众压力，调查进行得很迅速，许多人由于卷入法尔昆达被杀事件而受到审判、被定罪，其中也包括警察。这些案件中还有一些上诉在继续，民间团体一直在发声，迫使当局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伸张正义。一些人已经为这次可怕的罪行承担责任，这一事实代表阿富汗的司法系统迈出了显著的一步，并且向那些可能把亵渎指控视为可用于打击他人却又得以逍遥法外的一种手段的那些人发出了重要的信息。在法尔昆达死亡地点树立了一个醒目的公众纪念碑，在她遇害一周年时那里成了受到广泛宣传的守夜和悼念活动的场所。

在许多其它伊斯兰社会里，与亵渎相关的社会情绪本身就非常致命，再加上严厉惩罚亵渎和叛教的法律的推波助澜。这种法律与普世公认的人权相冲突，而且破坏人权。在法律和社会规范鼓励用死亡来惩罚亵渎的国家中，所有的居民都很容易会受到法尔昆达所遭受的那种袭击。对于那些社会里权力较少、较弱势的人来说尤为如此，如妇女、宗教少数群体和穷人。诬告常常被诬告者用于进行个人复仇或者追求个人利益，这并不少见。这种诬告引发暴民暴力也很常见，令人不安。除了由亵渎指控带来的暴民暴力的危险，许多国家的法庭仍然对亵渎和叛教处以严厉的刑罚，被用来严厉遏止居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在毛里塔尼亚，穆罕默德·谢赫·乌尔德·穆罕默德（一般人叫他“马赫蒂尔”）在网上发表了被政府声称是批评先知穆罕默德的文章，并且隐晦地指责这个国家的宗教体系造成了该国福尔哲龙（铁匠）种姓的困境，这个种姓的人在历史上一直遭到歧视。2014年12月，一家法院裁决他叛教。后来在这个博主“表示忏悔”之后，在2016年4月，对他的定罪降低了，判处他死刑。他现在仍然在监狱里，等待最高法院预计2016年5月对可能的赦免做出裁决。抗议者呼吁处死为马赫蒂尔辩护的著名人权活动人士阿米内图·敏特·艾尔莫克塔。有关当局对威胁莫克塔生命的抗议者的领导人亚赫迪·乌尔德·代希发出了逮捕令，但是还没有逮捕他。

巴基斯坦的亵渎法律关于严厉处罚亵渎《古兰经》或者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等罪行的规定经常会被用来作为暴徒私刑的理由。自1990年以来，被暴徒暴力杀害的人已经超过62人（根据巴基斯坦研究和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据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统计，2013年共有39起亵渎罪起诉案，涉案人员359人。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统计，在巴基斯坦还有40多人由于亵渎罪

在等待被执行死刑，其中许多人是宗教少数群体的人。许多人卷入了前些年被广为报道的亵渎案，包括萨万·马希、沙夫卡特·伊曼纽尔、莎古夫塔·考萨尔和里亚克特·阿里，他们都还被关在监狱里等待上诉。

在**苏丹**，11月2日和3日，当局拘留了27个穆斯林，指控他们扰乱公共秩序和叛教。被捕的人都属于一个认为《古兰经》是宗教权威唯一来源的伊斯兰教派。他们拒绝承认圣训的神圣性，从而与政府有关伊斯兰教的官方观点相违背。逮捕发生在一次研讨会期间，当时两个领导人正在组织与会者讨论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观点。警方根据苏丹新近扩充的叛教法起诉了这些人。对于被捕者的诉讼现在已经暂停，他们被释放，但是还没有撤销对他们的起诉。

在**沙特阿拉伯**，媒体和当地消息来源报道说，艾卜哈的普通法院11月以叛教罪判处巴勒斯坦诗人阿什拉夫·法亚德死刑，推翻了先前判处的4年徒刑和800下鞭刑（死刑后来在2016年2月被推翻，他被判处了8年徒刑和800下鞭刑）的判决。促进道德防范罪恶委员会的官员接到报告说，法亚德对伊斯兰教发表了不敬言论，于是在2013年8月逮捕了他。在1月的另一起事件中，有关当局对拉伊夫·巴达维公开实施50下鞭刑，原因是他于2013年被判决违反伊斯兰价值观、违反伊斯兰教法、犯了亵渎罪，并且在互联网上嘲弄宗教象征标记。

2015年其它主要发展

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等非国家组织继续被列为最恶名昭彰的对世界宗教自由的践踏者。

伊斯兰国对其控制领土内的亚兹迪教、基督教、什叶派和其他弱势群体继续开展被美国国务卿克里认定为种族灭绝的残酷战略，并且对这些野蛮行径负责，包括对其控制地区的宗教少数群体和少数族群以及逊尼派进行杀戮、酷刑、奴役和贩卖、强奸以及其它形式的性虐待。在非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该组织继续通过自杀性爆炸和车载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什叶派穆斯林。以7月为例，据媒体报道，一名伊斯兰国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伊拉克迪亚拉省袭击了一个拥挤的市场，造成115人死亡。受害者多为什叶派穆斯林，他们当时在伊斯兰神圣的斋月结束时聚集在这个市场里。

在 2015 年 3 月的一段音频中表示效忠伊斯兰国的博科圣地，继续针对那些公开反对他们暴力意识形态的基督徒和穆斯林肆意展开暴力袭击。博科圣地声称对教堂和清真寺的一系列袭击负责，经常在宗教仪式期间和仪式刚结束时杀害参加仪式的崇拜者。

大量报道指出，**叙利亚**政府及其什叶派民兵盟友杀戮、逮捕和人身虐待逊尼派和宗教少数派成员，故意破坏他们的财产。专家们说，随着叛乱越来越多地被确认为是和逊尼多数派所为，政府以居民的宗教信仰为依据，针对全国多个地方的城镇和社区进行围攻、炮击和空袭。据报道，政府以礼拜场所为目标，造成大量教堂和清真寺被损毁和破坏。非国家组织，包括被美国确定为恐怖组织的一批组织，比如伊斯兰国（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把什叶派穆斯林、阿拉维派、基督徒和其它宗教少数群体以及其他逊尼派穆斯林当作目标。有报道称，宗教组织间的紧张关系引发教派暴力，而且因政府行为、文化对立和教派激进言论而加剧。

对地中海东部、南亚和尼日利亚北部造成的影响是，容易受到伤害的社区的人们继续大批迁离被暴力极端主义控制和威胁的地区，造成了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流失。

在世界各地，各国政府继续加强对宗教组织、特别是少数派宗教团体以及在该国属于非传统宗教的监管力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员罗杰·芬克和德恩·马塔依克发现，过去 20 年中，规定宗教团体进行某种登记的国家数量显著增加，几乎达到了 90%。芬克和马塔依克评估，虽然有些国家对宗教采取看来一视同仁的管控，很多用来管控宗教的措施，或者用来决定何为合法和得到承认的宗教、何为不合法和不被承认的宗教的措施明显具有歧视性。他们还发现，在他们研究期间，在登记前要求提交宗教教义以获批准的国家从 13% 上升到 18%；对宗教社区成员作出最低人数规定的国家从 17% 上升至 32%；有时拒绝为宗教团体登记的国家从 22% 上升到 27%。芬克和马塔依克发现，登记规定的增加与许多国家整体的宗教状况恶化之间有着显著的关联。他们还发现，少数宗教成员或一个国家中新宗教的成员的宗教空间受到这些新规定不成比例的歧视。

例如在**安哥拉**，法律规定宗教团体必须登记以获得国家的合法承认。为了申请合法承认，一个宗教组织必须在 18 个省中的 12 个省征集到 10 万个成员的签名，交给司法和人权部。巴哈伊教和世界救世主教是仅有的两个合法登记的非基督教团体；没有伊斯兰组织获得承认。自 2004 年实施现行登记规

定以来，承认 83 个宗教团体的政府还没有为任何新的宗教团体登记。

阿塞拜疆是另一个例证，其登记过程也有很多限制，在阿塞拜疆被视为非传统的宗教团体往往不愿尝试去登记。登记申请仍然在等待批准的宗教团体包括一些伊斯兰组织、在巴库之外的耶和华见证者以及浸信会等团体。一些这样的团体是在 2009 年的法律出台前登记的，该法律规定所有在此前登记的宗教团体需要重新登记。这些团体报告说，国家宗教组织工作委员会拒绝了其重新登记申请或尚未对其申请作出裁决。

在**伊朗**，政府以所谓的“对真主怀有敌意”的罪名处决了至少 20 个人，其中不少人是逊尼派库尔德人。还有一些囚犯，包括几名逊尼派神职人员，仍然在押，等待政府执行对他们的死刑判决。根据伊朗人权资料中心的囚犯数据库显示，截至去年底，至少有 380 名宗教信徒因为他们隶属于少数派系或者代表这些派系活动而仍被关押，其中包括约 250 名逊尼派穆斯林、82 名巴哈伊教徒、26 名基督徒、16 名非逊尼派苏菲派教徒、10 名真理教徒、三名逊尼派皈依教徒和两名琐罗亚斯德教徒。据巴哈伊教社区的代表说，政府继续禁止巴哈教徒举行正式集会或设立行政机构、大力关闭这些机构、骚扰巴哈伊教徒并漠视他们的财产权。据流亡的基督徒报告，基督徒，特别是福音派和皈依派基督徒，继续遭受不成比例的逮捕以及大量的骚扰和监视。

在**沙特阿拉伯**，最高法院维持了对至少 4 名什叶派的死刑判决，包括什叶派神职人员尼姆尔。其他 3 名什叶派男子——阿里·尼姆尔（尼姆尔的侄子）、达吾德·马贡和阿卜杜拉·扎哈尔，皆因他们在尚未到法定成人年龄时的罪名而被定罪。这三个人都说，当局使用了在胁迫下获得的供词给他们定罪。沙特政府还寻求判处几十名参与了 2011—2012 年间要求政府为本国什叶派提供更多权利的抗议的人有期徒刑和死刑；一些指控包括武力对抗安全部队。

自 2013 年以来，作为针对所谓“非法”建筑的政府活动的一部分，**中国**浙江省当局下令拆除了几个得到国家批准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堂，移除了 1500 多个十字架。抗议这场活动的律师和宗教领袖受到拘留和逮捕。2015 年 8 月，中国当局在维权律师张凯与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预定的会面之前将他抓捕。张凯曾经为遭到政府指使的拆除“非法”教堂和十字架活动的教会社区提供法律咨询。他最终于 2016 年 3 月获释，但是美国政府仍然为他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

宗教自由在**朝鲜**仍然处于几乎不存在的状态。2015年，由美国共同发起的、由联合国大会和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年度决议对朝鲜“系统地、普遍地和严重地侵犯人权”做出谴责。决议进一步表达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剥夺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以及意见、表达和结社自由权的严重关切，并敦促朝鲜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来确保这些权利。

联合国**厄立特里亚**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2015年6月发布的报告发现，当局禁止宗教集会；没收宗教材料；逮捕、虐待和胁迫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在其报告涵盖的1991年到2015年期间，很多宗教信徒被失踪或被杀害。

2014年，**文莱**实施了《伊斯兰教刑法》第1阶段，该法律扩大了已有的对诸如在斋月里进食、跨性别着装和与不同性别未婚人士近距离接触等轻微宗教犯罪的限制。第2阶段和第3阶段定于2017年和2018年实施。第2阶段包括体刑，比如盗窃犯被截肢；第3阶段包括对叛教者执行石刑。

在**缅甸**，从5月到8月间，先前由军事政府批准的一套明确的与“保护种族和宗教”相关的4项法律一旦得到实施，将侵犯宗教自由和其它人权。这些显然是针对缅甸的穆斯林少数派成员的法律受到了知名佛教领袖的拥护。新政府尚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取消这些法律。

2015年4月，**越南**宗教事务委员会颁布了《宗教和信仰法》草案，用以征询公众意见。尽管越南官员表示，新法律将开始使越南履行其国际义务，但是该法律草案看来只对问题重重的现行宗教法规作出最低限度的修改。几位宗教社区的代表指出，一个“糟糕”的法律草案将比保留现有的一堆不太正规的法规更糟糕。其他人辩解说，尽管这项法律草案尚不完美，但是会在法律上“锁定”某些有限的权利，比如宗教团体租赁物业、举行活动或者任命神职人员的权利。之后的各种草案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改善，但是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在中非共和国，班吉的一名穆斯林摩托车出租司机被不明身份的袭击者砍头，他的尸体被丢弃在一座清真寺前。据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特派团称，在随后发生的不同宗教之间的暴力冲突中，至少有41名平民在班吉死亡，4万多人流离失所。作为对暴力事件的回应，多为基督徒的反巴拉卡势力用障碍物包围了穆斯林PK5社区，将居民困在里面。一个多月后，教皇方济各到访时障碍物才被拆除。

尽管对反犹太主义有“零容忍”政策，**匈牙利**政府和塞克什白堡市政府为巴林特·霍曼基金会提供资金来竖立一尊巴林特·霍曼雕像，他是臭名昭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反犹太主义者。在遭到国际谴责后，他们撤回了这项资助。

在**巴林**，逊尼派领导的政府继续讯问、关押和逮捕什叶派神职人员、社区成员和反对派政治家，罪名是诋毁其它宗教、煽动对其它宗教团体的仇恨、在布道中发表政治演说以及被控支持恐怖主义。4月，最高法院维持了解散伊斯兰乌里玛理事会的决定，声称理事会以宗教名义从事政治活动。伊斯兰乌里玛理事会是巴林什叶派神职人员的主要聚集场所。

在**乌克兰**，占领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当局继续采取行动压制包括鞑靼人在内的少数派宗教团体成员，包括根据“反极端主义”法律来实施搜查、拘押和起诉。

俄罗斯政府继续赋予俄罗斯东正教独有的特权，同时限制穆斯林和诸如耶和華见证人、五旬节派和科学论等其它少数派宗教团体的活动。此外，俄罗斯当局在俄罗斯全境利用反极端主义法律撤销少数派宗教团体的登记，并限制他们的宗教活动以及购买土地和建设礼拜场所的能力。目前，总检察长办公室威胁以“极端主义活动”的指控清算俄罗斯耶和華见证人的行政中心。此举将实际上关闭该组织所有 406 间地方宗教协会和 2500 多个聚会场所。这也可能导致没收他们的财产。

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对移民和以宗教为由的寻求庇护者入境表示担忧。例如在**匈牙利**，总理反复强调捍卫“欧洲基督教价值观”的重要性；**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些官员将穆斯林描绘为对斯洛伐克安全、文化和社会的潜在威胁，并扬言只有选择地安置基督教难民。

积极进展

在**越南**，尽管仍有一些挑战，但大多数宗教团体的领袖一致认为，越南的宗教自由正在逐步扩大。政府正在逐步扩大对宗教团体在国家层面的承认（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近期的一个例证），并在各省份与地方当局合作，扩大地方教会的登记。据报道，尤其是在河内和胡志明市等大城市，未经登记的组织在活动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少了。

2015 年末，**欧盟委员会**任命了两位新协调员，一位负责抗击反犹太主义；一位负责抗击反穆斯林仇恨。我们的监督和抗击反犹太主义特使和穆斯林社区特别代表已经和他们各自的欧盟协调员同行以及其他欧洲官员合作，共同抗击该地区反犹太主义和反穆斯林情绪的倾向。作为对发生在巴黎和哥本哈根针对犹太人以及新闻工作者的恐怖袭击的回应，穆斯林社区成员 2 月在奥斯陆犹太教堂周围组成了一个和平之环，展示与犹太社区的团结。这类表达尊重和团结的展示也出现在其它城市中。

青年党武装分子 2015 年 12 月在**肯尼亚**袭击了一辆公共汽车，据报是为了杀戮基督徒。当时一群肯尼亚穆斯林用身体挡住了基督徒乘客，并告诉袭击者，他们准备同归于尽。这些穆斯林拒绝同他们的基督徒旅伴分开，并告诉武装分子，要不杀了他们所有人，要不就放他们走。

教皇 2015 年 11 月访问**中非共和国**期间，基督徒和穆斯林在法蒂玛社区举行了一次和平游行。教皇由穆斯林青年护卫着，由中央清真寺来到班吉体育场。他在那里为三万人做了弥撒。宗教领袖们说，教皇的访问有助于在两个宗教社区间重建高度信任。他们还说，教皇的访问使得原先隔离穆斯林和基督教社区的一些障碍物被拆除。

在**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联邦政府强制要求人们在公民入籍宣誓时必须摘除遮盖面部的基于宗教的服饰是非法规定。11 月，新当选的政府决定不就该裁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罗马天主教教会在许多外来劳工生活和工作的**大型工业居民区**穆萨法开设了第二个教堂。最近几年那里建起了几座新教堂。政府还划出土地，在阿布扎比建设了第一个印度教寺庙。